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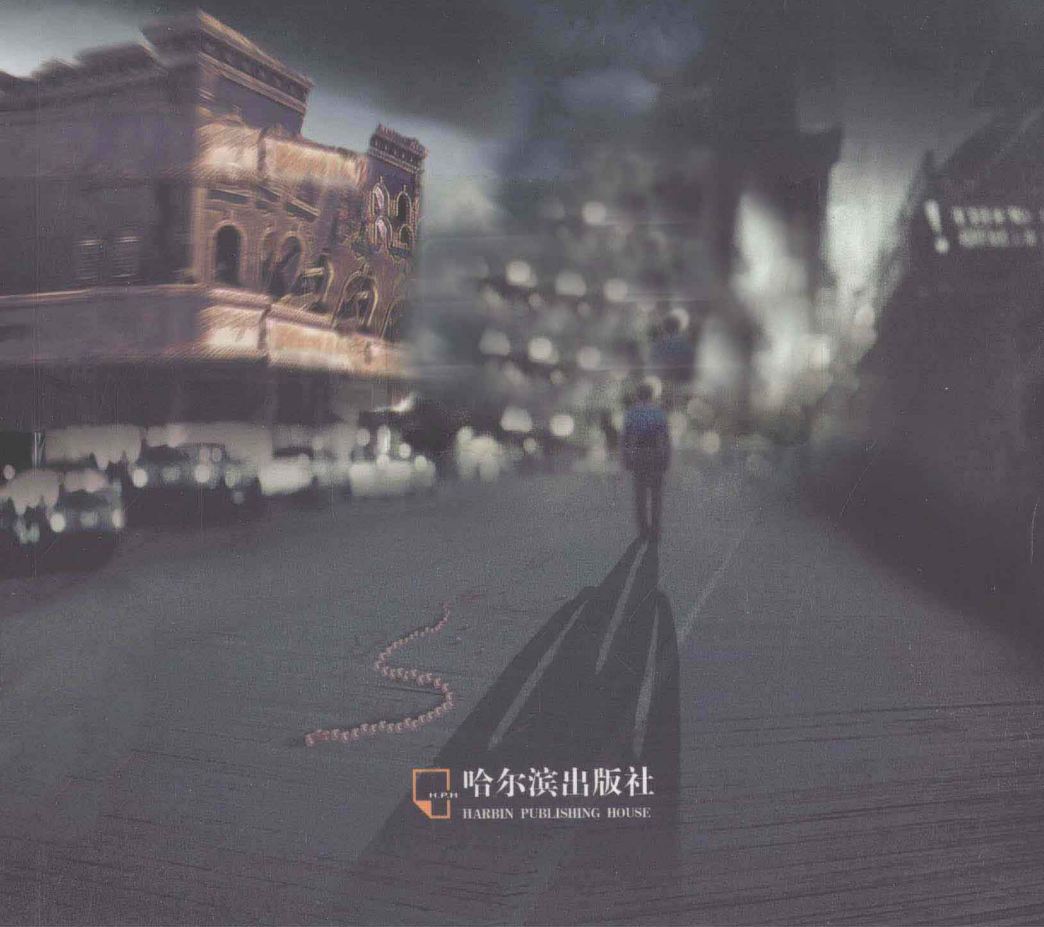
【美】哈兰·科本 著

朴逸 译

# 不要走远

## STAY CLOSE

HARLAN COBEN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 不要走远

## STAY CLOSE

HARLAN COBEN

【美】哈兰·科本 著

朴逸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 黑版贸审字 08-2012-01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走远/(美)科本(Coben, H.)著;朴逸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84-1274-8

I. ①不… II. ①科…②朴…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2690 号

Stay Close

Copyright © 2012 by Harlan Coben

Published by Dutto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 名:不要走远

作 者:[美]哈兰·科本 著

译 者:朴 逸 译

校 译:暴丽颖

责任编辑:路 嵩 孙爱萍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高鹏博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hs.com www.mifengmao.com

E-mail: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3.5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274-8

定 价:29.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有些时候,在快门启动、闪光灯爆出炫目光亮的瞬间,映入雷·利维恩眼帘的,是鲜血。当然,他明白这不过是脑海中的幻影。但是时常地,就像此刻这样,这幻影却展现得如此鲜活,使他不得不垂下相机,使劲儿盯住眼前的地面。可怖的那一时刻——完全改变了雷的生活,把曾是前程锦绣、志向不凡的雷,变成一个活生生的、顶级的落魄鬼的那一时刻,并没有闯入过他的梦境,即使他独自坐在黑暗中,也从来没有过。只是等到他完全清醒、混杂在人群中、忙着手头这份充满讽刺意味的所谓“工作”的时候,那番极度骇人的景象才会造访他。

还好,随着雷不停地给作为成人礼<sup>①</sup>主角的那个男孩拍照,鲜血淋漓的映象渐渐退去了。“往这儿看,艾拉,”雷在镜头后喊道,“哪个服装品牌是您的最爱?詹和安吉丽娜<sup>②</sup>为了您反目成

① 成人礼(Bar Mitzvah):犹太民族为年满十三周岁的少年举行的成人仪式。

② 詹:詹妮弗·安妮斯顿,著名女演员,是著名男演员布拉德·皮特的前妻;安吉丽娜:安吉丽娜·朱莉,著名女演员,布拉德·皮特的现任伴侣。提到这两位女演员,含有吹捧艾拉是布拉德·皮特般的名人之意。

仇,这是真的吧?”

有人踢雷的小腿,还有人推搡他。雷强撑着继续为艾拉拍照。

“艾拉,仪式后的派对在哪儿办?哪个姑娘有幸和您跳第一支曲?”

艾拉·伊迪尔斯蒂皱着眉头做出躲开镜头的样子。雷毫不气馁地挤到前面,从各个角度为他拍照。“滚到一边儿去!”有人冲他大喊,有人用力推他。雷挣扎着站稳。

咔嚓!咔嚓!咔嚓!

“该死的狗仔队!”艾拉大喊,“难道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

雷翻了一下白眼,没有退到一边儿的意思。透过镜头,那个幻影重新来到他的眼前。他想撵走它,却挥之不去。雷的手指机械地按动着快门。成人礼男孩艾拉现在活动在慢速曝光的镜头前。

“蹭吃蹭喝的寄生虫!”艾拉尖声叱责。

雷真想知道,世上还会有比这更下作的事情了?

踢到雷小腿上的又一脚,使他得出答案:不会再有了。

艾拉的“保镖”,一个名叫菲斯特的光头大汉,用橡树般粗壮的胳膊把雷扯到了一边儿。用力太猛了,差点儿把雷摔个跟头。雷给了菲斯特一个“干吗呀你”的目光,菲斯特不出声地用口型道了个歉。

菲斯特是雷的头儿兼朋友,是他们这家名叫“名人体验”的公司的老板。“名人体验公司”,说白了就是“可供租借的狗仔队”。雷不同于那些真正的狗仔。那些狗仔整天跟踪名人,寻找机会抓拍些名人有失体面的照片,卖给小报。雷不一样,雷的档次低多了。披头士乐队引发披头士狂热,名人后面有许多“名人

效仿者”。雷的差事就是为那些肯于付费的仿名人、伪名人们提供“名人体验”。简单地说,客户们——大都是那些极度把自己当回事儿、可能还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症的家伙——花钱租来狗仔,跟着自己屁股后转悠,为自己拍各种照片。用公司宣传册子的话说,这叫作“在专门归您本人拥有的狗仔队陪同下,享受绝无仅有的名人体验”。

雷已经下作到不能再下作的地步,所以他判断,如果没有某种极端的不可抗力的作用,他也就沉沦至此了。

伊迪尔斯蒂家族订购的是一流的超级豪华套装服务——三名狗仔、一名保镖、一名广告策划员、一名麦克风调控师,租两个小时。这些人需要追随和环绕那位“名人”,给他摄影,就好像他是突然溜进修道院的查里·辛<sup>①</sup>。这套超级豪华服务还包括制作一盘留作纪念的DVD,不再额外收费;同时要把“名人”的脸蛋刊登在某一种传播低俗虚假小道消息的杂志的某一期的封面上,并配上特别制作的大字标题。

享受这种一流的豪华套装服务要花多少钱?

4,000 美金。

雷憎恨自己吗?是的,再明显不过了。

艾拉推开众人,走进了典礼大厅。雷放下他的相机,瞅了瞅他的两个狗仔同事。他们都没在额头文上大写的字母L<sup>②</sup>。既然不言而喻,当然就不必多此一举。

雷看了一下手表。“该死。”他说。

---

① 查里·辛(Charlie Sheen):美国著名演员,主演过《野战排》、《华尔街》等。

② 大写字母L:英语单词Loser的首个字母。Loser,有失败者、倒霉蛋、背运的人、输家等含义。

“怎么?”

“我们还得再干十五分钟才能收工。”

他的两个同事——笨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发出了抱怨的哼哼声。十五分钟,意味着进入大厅拍摄开场式。雷不愿干这个。

艾拉的成人礼在温菲尔德庄园举行。这里有一个面积大得不可思议、不成体统的宴会厅。如果它再小那么一点点,就能有萨达姆·侯赛因某个行宫的一倍那么大了。吊灯、镜子、人造象牙、雕木家具,还有到处可见的金色油彩。

血淋淋的景象又回到了雷的眼前。他一个劲儿地眨着眼睛,想摆脱它。

这是一个着正装的仪式。看起来富有却疲惫的男人们。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且做过整容手术的女人们。雷穿着一条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的牛仔裤、一件皱皱巴巴的灰外套和一双匡威高帮帆布鞋,毫不客气地在人群中穿梭。一些来宾不满地看着雷,好像他刚刚在他们的沙拉叉子上拉了屎。

前面是一支十八人的乐队。还有一位用来鼓动客人、活跃气氛的司仪。看到他令人想起糟糕的电视游戏节目的主持人,想起木偶剧中的盖伊·斯莫利<sup>①</sup>。这位司仪抓着话筒说,“女士们,先生们”,声音酷似拳击台旁边的解说员,“请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接受戒律并已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无与伦比的……艾拉·伊迪尔斯蒂!”

艾拉出现了,与两个……“高档脱衣舞女”。雷不知道恰当的术语是什么,但也许这是最合适的说法了。这两个辣妞伴着小

---

<sup>①</sup> 盖伊·斯莫利(Gay Smiley):美国许多木偶剧中的著名角色,在剧中他以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出现。

艾拉,带着强烈的反差效果一同走了进来。雷一边举起相机往前挤,一边摇着头。这男孩十三岁。假如雷在十三岁时有这般模样的妞紧贴在身边,他一定会持续勃起一个星期。

啊,青春。

掌声热烈。艾拉向着人群似国王般庄重地挥手致意。

“艾拉!”雷大声喊着,“她们是您新的宠爱女神吗?您又要扩充您的后宫了,不是吗?”

“别这样,”艾拉做出经过训练的抱怨之状,“我有权利保留点儿我的隐私呀!”

雷努力不去呕吐。“但是您的那么多粉丝都想知道您的故事。”

戴着墨镜的“保镖”菲斯特伸出大手拦住雷,让艾拉擦肩走过去。雷拍着照,让耀眼夺目的闪光灯烘托效果。乐队开始演奏时兴不久的盛典名曲《夜店我狂》<sup>①</sup>——从什么时候开始婚礼和成人礼的音乐变成露天摇滚表演场的噪音了?艾拉和他租来的两个姑娘跳起放荡的舞蹈。接着,他的一群十三岁的朋友也加入进来,将舞池挤得满满的,像弹簧高跷般上蹿下跳。雷“奋力”闯过菲斯特,又拍了一些照片,抬腕看看自己的手表。

还剩一分钟。

“狗仔人渣!”

他的小腿又被某个小白痴踢了一脚。

“噢,妈的,太疼了!”

小白痴急急地跑走了。雷提醒自己:以后要记得套上护腿板。他朝菲斯特望去,一副乞求怜悯的神情。菲斯特用头摆了个

---

① 《夜店我狂》(Club Can't Handle Me):美国青春片《舞出我人生》插曲。



恩准雷脱钩的姿势,让雷随他向角落走去。舞厅角落也过于嘈杂,他们索性悄悄溜出了门。

菲斯特用粗壮的大拇指朝后指向舞厅,“这孩子成人礼上的诵读和演讲还不错,你说呢?”

雷只是盯着他看。

“我明天有个活儿给你干。”菲斯特说。

“好啊。什么活儿?”

菲斯特把目光躲向别处。

雷感觉不妙。“噢!”

“是乔治·奎勒。”

“我的天!”

“是的,而且他要求和往常一样。”

雷叹了口气。乔治·奎勒一直试图给第一次赴约的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却总能取得让她们不知所措、吓个半死的效果。在他和他的约会者,比如上个月那个叫南希的女人,共同走进浪漫的小酒馆的时候,他雇来的“名人体验”的家伙们就会簇拥和纠缠他们。赴约的女人终于可以安全地进入酒馆,她要面对的将是——这可是真的——一份专门定制的菜单。她会在菜单上看到“乔治和南希一生里许许多多约会中的第一次”等字样。还有酒馆地址、年、月、日等都会印在上面。当他们离开酒馆时,雇来的狗仔们还会在那里拍照和喊叫,大声问一些诸如乔治是如何为了可爱的(现在是受到严重惊吓的)南希,而拒绝与杰茜卡·阿尔芭<sup>①</sup>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共度周末等问题。

---

<sup>①</sup> 杰茜卡·阿尔芭(Jessica Alba):美国著名女演员,演过《罪恶之城》、《神奇四侠》、《遇见比尔》等许多影片。

乔治一直认为这种浪漫的技巧是未来永远幸福的前奏。那些南希们却感到,这套花招是粗暴地被对方占有和囚禁的序曲。

于是,乔治从来不再有第二次约会的机会。

菲斯特终于摘下了墨镜,“我要你带着他们干这活儿。”

“领头的狗仔。”雷说,“我最好打电话给我妈妈,她可以在一起玩中国麻将的牌友们夸耀了。”

菲斯特窃笑,“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的幽默。”

“这儿完事了吧?”

“是的。”

雷卸下镜头,仔细地把相机装入盒中,挎在肩上。他走向门口的步子有点儿瘸。不是因为刚才被踢了几脚,而是由于嵌在胯骨里的那一大块弹片。被弹片击中后,他开始滑向下坡路。不,绝没这么简单。弹片一说是遁词。在雷惨兮兮的生活中,也曾有过一段人们所说的蕴藏着“无限的潜能”的美好时光。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被一位教授称赞为在新闻摄影学领域具有“几乎是超自然的神奇能力”(眼下正在浪费着)。可是到头来,生活带给他的并不是成功。有些人注定会被扯入麻烦。不论生活为你铺就了多么顺畅通达的路径,有些人就是有法子把自己的一切都毁掉。

雷·利维恩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天黑下来了。是直接回家上床睡觉,还是去那家由于太糟糕所以名字叫蒂特纳斯的酒吧<sup>①</sup>?面对这么多的选择,想做出决定可不容易。

---

① 蒂特纳斯(Tetanus):酒吧名称Tetanus,意为破伤风,体现作者的嘲讽和调侃。

他又一次想到了那具尸体。这次,血色的景象来得又快又猛。他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是周年日,许多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结束了他美好的一切。任何对于幸福未来的追求,都归于死亡,也可以说“像狗一样地死去”<sup>①</sup>。呃!这句众所周知的俚语用在这儿,恰好和他脑海中的映象相联系,不是吗?

他皱了皱眉。嗨,雷,有点儿过于伤感了吧?

他本来希望今天这愚蠢至极、毫无意义的工作能够转移他的思绪,实际上却没做到。他想起了自己的成人礼,想起了在布道坛上爸爸弯腰与他耳语的情景。他记得爸爸身上“Old Spice”牌男士香水的味道,记得爸爸温柔地抚摸他的头顶,眼里噙着泪水,只说了一句:“我太爱你了!”

雷不愿再想这些了。这比对那具尸体的记忆还让人痛苦。

来的时候,那个停车服务生要他交费——真没有职业素养,雷这样评价——他只好绕到三个街区外的一条小路上找了个停车的地方。他转过路口,瞧,那就是他的车——一台像堆废铁、已开了十二年的本田思域。保险杠少了一副;一条胶带粘住了裂开的车窗玻璃。他摩挲着自己的下巴,胡子没刮。胡子没刮,人已四十,一台废铁样的汽车,一间下大力气装修一番也许会具备狗窝水准的地下室公寓,没有前程,无节制地喝酒。他或许应当顾影自怜,不过目前的他对自己并非那么在意。

就在雷要掏出车钥匙的一刻,他的后脑袋受到重重的一击。

怎么会……?

雷的一只膝盖跪到了地上。眼前变得一团漆黑。疼痛迅速

---

<sup>①</sup> 此句为美国俚语 Died like a dog(像狗一样地死去),形容死得很悲惨。

蔓延。脑袋晕得找不到北。他努力晃晃头,想恢复清醒。

又一次重击,砸在了他的太阳穴旁。

一定是脑袋里的什么东西爆炸了,划出一道明亮的闪电。雷被打趴在地,四肢张开着。他可能失去过意识——他不能肯定——但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右肩正在被什么扯动着。他有气无力地瘫在地上,一时间不能够也不想去反抗,只感觉头痛欲裂,天旋地转。他的脑袋里那片最原始的区域、掌管着动物本能的最基础的部分,瞬间指挥他启动求生模式。躲避更多的打击——它告诉雷——蜷缩成一团,护住脑袋。

又一下猛烈拉扯,差点儿让他的肩膀脱臼。拉扯的力量缓了下来,并开始消失。突然醒悟的雷猛地睁开了眼。

有人在抢他的相机。

这是部经典的徕卡相机,后来又升级配置了电脑传输功能。他感到他的胳膊被抬起,相机盒的挂带顺着胳膊被拽上去。一秒钟之内,他的相机就会不翼而飞。

雷没有什么财产,这部相机是他唯一珍视的东西。这是他的谋生之器,同时它也是与过去的雷、与那些血污景象出现之前他所熟悉的生活的唯一纽带。他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他的相机。

太晚了。

相机盒的挂带已经脱离了他的胳膊。雷在琢磨是否还会有机会,那个抢劫犯会不会来掏他只有十四美金的钱包,从而给他一个反击的机会……可是,不能坐等了。

尽管头还是眩晕、膝盖还在颤抖,雷大喊了一声“No!”挣扎着向抢劫者扑去。他撞到了什么,可能是腿。他想尽全力用双臂抱住对方的腿。他没能抓住什么,但是扑向抢劫者的撞击力还是

够大的。

歹徒被撞倒。雷也脸朝下地倒下了。雷听到了什么东西咔嚓掉在地上的声音，他强烈地希望不是他的相机被摔成了碎片。他试图睁开眼睛，好歹睁开了一条缝儿，看到相机盒在离他只有几英尺远的地面上。他试图向那里爬。正在爬的时候看到的两件东西，使他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首先是人行道上的棒球棍。

其次，更具有实质性的，是正在捡起棒球棍的一只戴着手套的手。

雷想抬头望望，却是徒劳。他想起了孩提时代参加爸爸组织的夏令营的场景。他的爸爸，夏令营的孩子们都称他为巴里叔叔，曾领着大家做过这样的游戏：把篮球举到头顶上方，用手指让球最大限度地快速旋转，眼睛必须紧盯着球。然后在难以名状的眩晕状态下，运球到前场，把球投向篮筐。难度在于，你已经由于刚才的旋转而晕得失去控制，身体歪向一个方向，篮球却跑向另一个方向。雷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似乎在费力地朝左边挪腾，而整个世界却都在向右边翻转。

抢夺照相机的家伙举起棒球棍向他走来。

“救命！”雷大喊。

没有人。

恐惧控制了雷，紧接着就是最原始的、渴望求生的本能反应。快逃。他想挣扎着站起来。但是没门儿。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雷成为一摊烂泥。如果再受一次重击，再被那根棒球棍狠狠地砸一次……

“救命！”

抢劫者又朝他迈了两步。雷没有别的选择。依然趴在地上

的他，像一只受了伤的螃蟹朝旁边爬去。噢耶，仿佛这么爬会管用似的，仿佛他会爬得足够快，从而躲开那根该死的棒球棍。那个混蛋几乎就到了他的身边。他没有脱身的可能了。

雷的肩膀碰到了什么，他意识到这是他的车。

那根棒球棍已经举起。离他的头骨被砸得粉碎的结局还剩一秒，也许是两秒。他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雷转过头，右腿紧贴着人行道，尽全力把身体放平，爬到了汽车下面。“救命！”他再一次大叫。然后他向抢劫者喊道：“快拿着相机滚开！”

那家伙还真的照做了。雷听到了巷子里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他妈的太可怕了。虽然脑袋不听使唤，但他还是设法从车底下爬了出来。他坐在路面上，后背抵着右侧的车门。他就这样坐了好半天，说不清到底有多长时间，也许还昏迷了一小会儿。

终于能够动弹了。雷咒骂着整个世界，钻进了他的车，启动了发动机。

怪怪的，他想。在血淋淋的那一天的周年纪念日，他又差点儿横尸街头。这样的巧合使他几乎笑了起来。随着旋即消失的笑容，他把车开到路上。

一个巧合，是的，只是一个巧合。细想想它甚至不是个多大的巧合。那个血色的夜晚恰好是十七年前的今天——这不是银婚纪念日之类的东西。雷过去也曾被人抢劫过。去年的一天，凌晨两点钟离开一家脱衣舞夜总会后，醉醺醺的雷遇到了劫匪。那个白痴抢了他的钱包就跑了。钱包里有整整七美金和一张便利店的打折卡。

不过……

雷在那栋被自己称为家的排屋前找了个停车的地方。他在这栋公寓的地下室里租了间屋子。房屋的主人叫艾哈默尔·贝拉克,是个巴基斯坦移民。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吵吵嚷嚷的孩子住在这里。

用一秒钟的时间,就一刹那的工夫,假定这并不是个巧合。

雷迈出了车。他的头还在嗡嗡作响。明天将会更加难受。他绕过地下室门前的垃圾箱,把钥匙插进锁孔。他用阵阵作痛的脑袋费力琢磨,试图在十七年前那个悲惨的夜晚和令人胆颤心惊的今晚之间找出某种联系,即使是最细微的、最勉强的、最脆弱的、最晦涩的联系。

没有联系。

今晚是次抢劫,明显而简单。你用棒球棍击中一个家伙的脑袋,你抢他的相机,你跑了。只不过,喂,你是不是也应该同时抢走他的钱夹呢?除非今天这家伙与去年夜总会附近的劫匪是同一个人,知道他只有七美金?见鬼,也许这就是个巧合罢了。忘掉这件事,忘掉这个周年日。可能今晚的袭击者就是去年的那个坏蛋。

嗨,伙计,怎么想也没个头绪。该死的维可定<sup>①</sup>哪儿去了?

打开电视机后,他走进了洗手间。一拉开柜子,哗啦哗啦有十来个药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齐掉进了洗手盆。他摸来摸去,找到了维可定的瓶子。至少他希望它是维可定。这是他在黑市上买的,卖药的说这批维可定是加拿大的走私货。雷猜测,它们也可能只是几粒维生素。

电视正在播本地新闻,是有关一起火灾的。记者在询问周边

---

① 维可定(Vicodin):一种麻醉性止痛药,有成瘾性。

邻居对火灾的看法,当然了,是因为这些看法总是富有洞察力且发人深省。雷的手机响了,他在来电显示上看到菲斯特的名字。

“什么事?”雷问道,向后倒在沙发上。

“你听起来可不怎么样。”

“我离开艾拉的成人礼不大一会儿,就被人抢劫了。”

“真的吗?”

“是的,脑袋被棒球棍砸了。”

“他们抢走什么了吗?”

“我的相机。”

“等等,就是说今天的照片都丢了?”

“不,不,别着急,”雷说,“我还好,真的。”

“我真是从心里急死了。我是问那些照片,丢了我就不好办了。”

“我有那些照片。”雷说。

“怎么会?”

头痛使他不愿费力解释,加上维可定正带着他进入迷迷糊糊的状态。“你不要管那么多,照片是安全的。”

几年前雷还在做“真正”的狗仔的时候,曾拍下了某位知名度绝对高的男演员一些难登大雅之堂、却准能引起轰动效应的照片。这位男演员是位同性恋者。令人震惊的是,他又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哇!同一个女人暗中鬼混。这位演员的保镖强行抢走了雷的相机,毁掉了里边的存储卡。从那以后,雷给他的相机增加了“发送”功能——现在大多数人的手机相机都具备的一种功能——拍摄后十分钟,相机就能自动地把存储器中的图片上传到电脑邮箱里。



“我打电话就是这事儿，”菲斯特说，“我需要尽快拿到照片。选出五张今晚就发送到我的邮箱里。艾拉的爸爸要求现在就拿到成人礼孩子的纪念品，镶照片的立方体镇纸。”

电视里，正在播报天气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紧身绒衣、曲线毕露的宝贝儿。提升收视率的小饵料。当这位令人想入非非的“气象学家”和她的卫星图片一道消失、屏幕重又出现头发吹得过于考究的男主持人时，雷闭上了眼睛。

“雷？”

“五张照片，做立方体镇纸纪念品。”

“没错。”

“一个立方体共有六个面。”

“哇！现在的数学天才越来越多。第六个面要刻上名字、日期还有六芒星<sup>①</sup>。”

“明白了。”

“越快越好。”

“好吧。”

“那就一切圆满了。”菲斯特说，“除了一件事。嗯，你没有了相机，明天就没法为乔治·奎勒干活儿了。别担心，我会找别人去。”

“这样我可以睡得更香了。”

“你是个有趣的家伙，雷。给我那些照片，然后就休息吧。”

“你的关心让我泪如泉涌，菲斯特。”

两人挂断了电话。雷又靠回沙发。药物正在发挥着奇妙的作用，他几乎为此而微笑。电视里的男主持人用低沉阴郁的声音

---

① 六芒星：也称大卫星，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一个标志。